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一上 伊川先生語七上

師說

門人張繹錄

宣仁山陵程子往赴呂汲公爲使時朝廷以館職授
子子固辭公謂子曰仲尼亦不如是程子對曰公
何言哉某何人而敢比仲尼雖然某學仲尼者於
仲尼之道固不敢異公以謂仲尼不如是何也公
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魯不用則亦已矣子未及
對會殿帥由公至子辟之幕府見公壻王讜讜曰
先生不亦甚乎欲朝廷如何處先生也子曰且如
朝廷議北郊所議不合禮取笑天下後世豈不曰

有一程某亦嘗學禮何為而不問也謹曰北郊如何曰此朝廷事朝廷不問而子問之非可言之所也其後有問汲公所言陳恒之事是歟曰於傳仲尼是時已不為大夫公誤言也

呂汲公以百緡遺子子辭之時子族兄子公孫在旁謂子曰勿為已甚姑受之子曰公之所以遺某者以某貧也公位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才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某貧也天下貧者亦眾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汲公問程子曰朝廷處先生如何則可程子對

曰且如山陵事苟得專處雖永安尉可也

程子曰古之學者易今之學者難古自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有文采以養其目聲音以養其耳威儀以養其四體歌舞以養其血氣義理以養其心今則俱亡矣惟義理以養其心爾可不勉哉

范公堯夫攝帥成都程子將告歸別焉公曰願少留某將別子曰既別矣何必復勞輿衛遂行公使人要於路曰願一見也既見曰先生何以教我子曰公嘗言為將帥當使士卒視已如父母然後可用然乎公曰如何子曰公言是也然公為政不若

何也公曰可得聞與子曰舊帥新亡而公張樂饗將校於府門是教之親帥如父母乎曰亦疑其不可故使屬官攝主之也子曰是尤不可也公與舊帥同僚也失同僚之義其過小屬官於主帥其義重曰發饗而頒之酒食如何曰無頒也武夫視酒食為重事弗頒則必思其所以而知事帥之義乃因事而教也公曰若從先生言而不來則不聞此矣其喜聞義如此

程子在講筵執政有欲用之為諫官者子聞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于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為

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傍道之以彀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矣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一作巧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某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

謝氏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子弗荅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毋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為人師而試之必為此媼笑也湜遂不行

云謝湜求見者三不許因陳經正以請先生曰其來問易遂為說以獻責人注云獻蔡亦如用

梓
之類

謝情見程子子留語因請曰今日將冰子曰豈無他
日曰今日吉也子曰豈爲士而惑此耶曰情固無
疑矣在已庸何卹第云不利父母子曰有人呼於
市者曰毀瓦劃墁則利父母也否則不利父母子
亦將毀瓦劃墁乎曰此狂人之言也何可信然則
子所信者亦狂言爾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漫盛四十五而
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
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畜積雖勤亦

無補矣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後爲保生耶
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狗欲爲深恥

程子與客語爲政程子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
食其力老則屠之客曰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
屠之猶得半牛之價復稱貸以買壯者不爾則廢
耕矣且安得芻粟養無用之牛乎子曰爾之言知
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爲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
民善俗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虫之災
皆不善之致也

邵堯夫謂程子曰子雖聰明然天下事亦衆矣子能

盡知邪子曰天下之事某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是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子曰某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也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爲起於何處子曰起於起處堯夫瞿然稱善

張子厚罷太常禮院歸關中過洛而見程子子曰比太常禮院所議可得聞乎子厚曰大事皆爲禮房檢正所奪所議惟小事爾子曰小事謂何子厚曰如定諡及龍女衣冠子曰龍女衣冠如何子厚曰

當依夫人品秩蓋龍女本封善濟夫人子曰某則不然既曰龍則不當被人衣冠矧大河之塞本上天降祐宗廟之靈朝廷之德而吏士之勞也龍何功之有又聞龍有五十三廟皆曰三娘子一龍邪五十三龍邪一龍則不當有五十三廟五十三龍則不應盡爲三娘子也子厚默然

韓持國帥許程子往見謂公曰適市中聚浮圖何也公曰爲民祈福也子曰福斯民者不在公乎

韓公持國使掾爲亭成而蓮已生其前蓋掾盆植而置之公甚喜程子曰斯可惡也使之爲亭而更爲

此以說公非端人也公曰奈何人見之則喜

韓公持國與范公彝叟程子為泛舟之游典謁白有士人堅欲見公程子曰是必有故亟見之頃之遽還程子問客何為者曰上書子曰言何事曰求薦爾子曰如斯人者公缺一無薦夫為國薦賢自當求人豈可使人求也公曰子不亦甚乎范公亦以子為不通子曰大抵今之大臣好人求已故人求之如不好人豈欲求怒邪韓公遂以為然

韓持國罷門下侍郎出帥南陽已出國門程子往見之子時在講筵公驚曰子來見我乎子亦危矣程

子曰只知履安地不知甘

頃之公不言子曰

公有不豫色何也公曰六

無足道所慮者貽

兄弟之憂耳子曰領帥去

姊何所憂公悟曰

正為定力不固耳

謝公師直與程子論易程子未之許也公曰伯

淳亦謂景溫於春秋則可易則未也程子曰以其

觀之二公皆深於易者也公曰何謂也子曰以監

司論學而主簿敢以為非為監司者不怒為主簿

者敢言非深於易而何

張閔中以書問易傳不傳及曰易之義本起於數程

子荅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冀有少進
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老耄則傳矣書雖未出學
未嘗不傳也第患無受之者爾來書云易之義本
起於數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
而後有數易因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
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
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也
又曰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見乎辭矣則可
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子言范公堯夫之實大也世曰余過成都公時攝帥有

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公
一日訪予欵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
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
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
旣不折言者之爲非又不奏中使之過也其有量
如此

程子過成都時轉運判官韓宗道議減役至三大戶
亦減一人馬子曰只聞有三大戶不聞兩也宗道
曰三亦可兩亦可三之名不從天降地出也子曰
乃從天降地出也古者朝有三公國有三老三人

占則從二人之言三人行則必得我師焉若止三
大戶則一人以爲是一人以爲非何從而決三則
從二人之言矣雖然近年諸縣有使之分治者亦
失此意也

繹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先生曰君子
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
有過

程子之盪至時樞密趙公瞻持喪居邑中杜門謝客
使侯鶻語子以釋氏之學子曰禍莫大於無類釋
氏使人無類可乎鶻以告趙公公曰天下知道者

少不知道者衆自相生養何患乎無類也若天下
盡爲君子則君子將誰使侯子以告程子曰豈不
欲人人盡爲君子哉病不能耳非利其爲使也若
然則人類之存不賴於聖賢而賴於下愚也趙公
聞之笑曰程子未知佛道弘大耳程子曰釋氏之
道誠弘大吾聞傳者以佛逃父入山終能成佛若
儒者之道則當逃父時已誅之矣豈能俟其成佛
也

韓公持國與程子語歎曰今日又暮矣程子對曰此
常理從來如是何歎爲公曰老者行去矣曰公勿

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子曰不能則去可也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一上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一下 伊川先生語七下

附師說後

幽王失道始則萬物不得其性而後恩衰於諸侯以

及其九族其甚也至於視民如禽獸

魚藁之什其序如此

孔子之時諸侯甚强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禮

雖甚廢壞然未泯絕也故齊晉之霸計挾尊王之

義則不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

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絕而澤竭矣夫王者天

下之義主也民以為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

為王則獨夫而已矣二周之君雖無大惡見絕於

天下然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
所以告諸侯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行而已矣

不動心有二有造道而不動者有以義制心而不動
者此義也此不義也義吾所當取不義吾所當捨
此以義制心者也義在我由而行之從容自中非
有所制也此不動之異

凡有血氣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矣

勇者所以敵彼者也苟為造道而心不動焉則所以
敵物者不賴勇而裕如矣

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

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而言之則謂之
命命者造化之謂也

書言天叙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
聖人本天釋氏本心

忠者無妄之謂也忠天道也恕人事也忠為體恕為
用忠恕違道不遠非一以貫之之忠恕也

真近誠誠者無妄之謂

氣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氣
昏而塞之耳孟子所以養氣者養之至則清明純
全而昏塞之患去矣或曰養心或曰養氣何也曰

養心則勿害而已養氣則在有所帥也

賤妾得進御於君是其僭恣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與裯而知命之不猶則教化至矣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成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

有欲亂之人而無與亂者則雖有強力弗能為也今有劫人以殺人者則先治劫者而殺者次之將以

垂訓於後世則先殺者而後劫者春秋書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是也

諸葛瑾使蜀其弟亮與瑾非公會不覲亮之處瑾為得矣使吳知瑾如備之遇亮復何嫌而不得悉兄弟之權也

春秋喪皆無譏蓋日月自見不必譏也唯哀姜以禫中納幣則重疊譏之曰逆婦曰夫人至恐後世不以為非也佗皆曰逆女此獨云婦而又不曰夫人蓋已納幣則為婦違理而昏則不可謂之夫人貞而諒猶大信不約也

智出於人之性人之爲智或入於巧僞而老莊之徒
遂欲棄智是豈性之罪也哉善乎孟子之言所惡
於智者爲其鑿也

孔子之時道雖不明而異端之害未甚故其論伯夷
也以德孟子之時道益不明異端之害滋深故其
論伯夷也以學道未盡乎聖人則推而行之必有
害矣故孟子推其學術而言之也夫闢邪說以明
先王之道非投本塞源不能也

青蠅詩言樊棘榛言二人四國自樊而觀之則樊爲
近而棘榛爲遠自二人而觀之則一人爲小而四

國爲大讒人之情常欲汙白以爲黑也而其言不
可以直達故必營營往來或自近而至於遠或自
小而至於大然後其說得行矣

文王之德正與天合明明于下者乃赫赫于上者也
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有忠矣而行之以恕
則以無我爲體以恕爲用所謂強恕而行者知以
己之所好惡處人而已未至於無我也故已欲立
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所以爲仁之方也

富文忠公辭疾歸第以其俸券還府府受之先生曰
受其納券者固無足議然納者亦未爲得也留之

而無請可矣

名分正則天下定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道之所在微道之體也心與道渾然一也對放其良心者言之則謂之道心放其良心則危矣惟精惟一所以行道也

伊川先生病革門人郭忠孝往視之子瞑目而卧忠孝曰夫子平生所學正要此時用子曰道著用便不是忠孝未出寢門而子卒一本作或人仍載尹子之言曰非忠孝也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先生卒亦不致奠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一下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二 伊川先生語八上

伊川雜錄

宜興唐棣彦思編

棣初見先生問學如何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賴有此一篇書存其他莫如論孟

先生曰古人有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以養其血脉威儀以養其四體今之人只有理義以養心又不知求

又問如何是格物先生曰格至也言窮至物理也又問如何可以格物曰但立誠意去格物其遲速却在人明暗也明者格物速暗者格物遲

先生曰孔子弟子顏子而下有子貢伯溫問子貢後人多以貨殖短之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世之豐財但此心未去耳

周恭先字伯溫

潘子文問由之瑟奚為於立之門如何曰此為子路於聖人之門有不和處伯溫問子路既於聖人之門有不和處何故學能至於升堂曰子路未見聖人時乃暴悍之人雖學至於升堂終有不和處

潘子文

先生曰古人有言曰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一日有所得何止勝讀十年書也嘗見李初平問

茂叔云某欲讀書如何茂叔曰公老矣無及也待某只說與公初平遂聽說話二年乃覺悟

先生語子良曰納拜之禮不可容易非已所尊敬有

德義服人者不可余平生只拜二人其一呂申公其一張景觀奉議也昔有數人同坐說一人短其

間有二人不說問其故其一曰某曾拜他其一曰

某曾受他拜王拱辰君貺初見周茂叔為與茂叔

世契便受拜及坐上大風起說大畜卦

一作說風大小畜卦

君貺乃起曰某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某却當納

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亦過人謝用休問當受

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

謝天申字用
溫州人

先生曰曾見韓持國說有一僧甚有所得遂招來相見語甚可愛一日謁之其僧出暫憇其室見一老行遂問其徒曰爲誰曰乃僧之父今則師孫也因問僧如何待之曰待之甚厚凡晚參時必曰此人老也休來以此遂更不見之父子之分尚已顛倒矣

先生曰祭祀之禮難盡如古制但以義起之可也富公問配享先生司合葬用元妃配享用宗子之所出又問祭用三獻何如曰公是上公之家三獻太

薄古之樂九變乃是九獻曰兄弟可爲昭穆否曰國家第繼兄則是繼位故可爲昭穆士大夫則不可

棣問禮記言有忿懣憂患恐懼好樂則心不得其正如何得無此數端曰非言無只言有此數端則不能正心矣又問聖人之言可踐否曰苟不可踐何足以垂教萬世

伯溫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曰但將聖人言語玩味久則自有所得當深求於論語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

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耳若能於論孟中深求
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又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邃曰顏子所以大過
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棣問
去驕吝可以為屢空否曰然驕吝最是不善之總
名驕只為有己吝如不能改過亦是吝

伯溫又問心術最難如何執持曰敬

棣問看春秋如何看先生曰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
聲隅問某如何看某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
別傳之真偽

先生曰史記載宰予被殺孔子羞之嘗疑田氏不敗

無緣被殺若為齊君而死是乃忠義孔子何羞之

有及注氏乃是闕止為陳恒所殺亦字子我謬

誤如

用休明子賢於堯舜如何子曰此是說功堯舜治

天下孔子又推堯舜之道而垂教萬世門人推尊

不得不然伯溫又問堯舜非孔子其道能傳後世

否曰無孔子有甚憑據處

子文問師也過商也不及如論交可見否曰氣象間
亦可見又曰子夏子張皆論交子張所言是成人

之交子夏是小子之交又問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如何曰毋友不忠信之人

棟問使孔孟同時將與孔子金駕其說於天下邪將學孔子邪曰安能金駕雖顏子亦未達一問耳顏子孟雖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顏子昔孫莘老嘗問顏孟優劣答之曰不必問但看其立言如何凡學者讀其言便可以知其人若不知其人是不知言也

又問大學知本止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何也曰且舉此一事其他皆要知本聽訟則必使無訟是本也

李嘉仲問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如何曰天地之道不能自成須聖人裁成輔相之如歲有四時聖人春則教民播種秋則教民收穫是裁成也教民耨耘灌溉是輔相也又問以左右民如何古之盛時未嘗不教民故立之君師設官以治之周公師保萬民與此卦言左右民皆是也後世未嘗教民任其自生自育只治其鬪而已

李處遜字嘉仲

張思叔問賢賢易色如何曰見賢即變易顏色愈加恭敬

棟問春秋書王如何曰聖人以王道作經故書王范
文甫問杜預以謂周王如何曰聖人假周王以見
意棟又問漢儒以謂王加正月上是正朔出於天
子如何曰此乃自然之理不書春王正月將如何
書此漢儒之惑也

先生將傷寒藥與兵士因曰在墳所與莊上常合藥
與人有時自笑以此濟人何其狹也然只做得這
箇事

思叔告先生曰前日見教授夏侯旄甚歎服曰前時
來相見問後極說與他來既問却不管他好惡須
與盡說與之學之久染習深不是盡說力抵介甫
無緣得他覺悟亦曾說介甫不知事君道理觀他
意思只是要樂子之無知如上表言秋水既至因
知海若之無窮大明既升豈宜燭火之不息皆是
意思常要已在人主上自古主聖臣賢乃常理何
至如此又觀其說魯用天子禮樂云周公有大臣
所不能爲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此
乃大段不知事君大凡人臣身上豈有過分之事
凡有所爲皆是臣職所當爲之事也介甫平居事
親最孝觀其言如此其事親之際想亦洋洋自得

以爲孝有餘也臣子身上皆無過分事惟是孟子知之說曾子只言事親若曾子可矣不言有餘只言可矣唐子方作一事後無聞焉亦自以爲報君足矣當時所爲蓋不誠意嘉仲曰陳瓘亦可謂難得矣先生曰陳瓘却未見其已

夏侯旌字節夫

伯溫問西狩獲麟已後又有二年經不知如何曰是孔門弟子所續當時以謂必能盡得聖人作經之意及再三考究極有失作經意處

亨仲問表記言仁右也道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如何曰本不可如此分別然亦有些子意思又問莫是有輕重否曰却是

有陰陽也此却是儒者說話如經解只是弄文墨之士爲之又問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欲下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須是合四人之能又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然而論大成則不止此如今之成人則又其次也

又問介甫言堯行天道以治人舜行人道以事天如何曰介甫自不識道字道未始有天人之別但在天則爲天道在地則爲地道在人則爲人道如言堯典於舜丹朱共工驩兜之事皆論之未及乎并

黜之政至舜典然後禪舜以位四罪而天下服之類皆堯所以在天下舜所以治是何義理四凶在堯時亦皆高才職事皆脩堯如何誅之然堯已知其惡非堯亦不能知也及堯一旦舉舜於側微使四凶比面而臣之四凶不能堪遂逆命鯀功又不成故舜然後遠放之如呂刑言遏絕苗民亦只是舜孔安國誤以爲堯

又問伯夷叔齊逃是否曰讓不立則可何必逃父邪叔齊承父命尤不可逃也又問中子之立是否曰安得是只合招叔夷一作齊歸立則善作溫曰孔子

稱之曰仁何也曰如讓國亦是清節故稱之曰仁如與季札是也札讓不立又不爲立賢而去卒有殺僚之亂故聖人於其來聘書曰吳子使札來聘去其公子言其不得爲公子也

嘉仲問否之匪人曰泰之時天地交泰而萬物生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人道也至否之時天地不交萬物不生無人道矣故曰否之匪人

亨仲問自反而縮如何曰縮只是直又問曰此宮黜似子夏孟施舍似曾子如何曰此宮黜之養勇也必爲而已未若舍之能無懼也無懼則能守約也

子夏之學雖博然不若曾子之守禮為約故以黜
似子夏舍似曾子也

棟問考仲子之宮非與曰聖人之意又在下句見其
初獻六羽也言初獻則見前此八羽也春秋之書
百王不易之法三王已後相因既備周道衰而聖
人慮後世聖人不作大道遂墜故作此一書此義
門人皆不得聞惟顏子得聞嘗語之曰行夏之時
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也此書乃文質
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也

曰仁即道也百善之首也苟能學道則仁在其中
矣亨仲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

亨仲問吾與女弗如也之與比吾與點也之與如何
曰與字則一般用處不同孔子以為吾與女弗如
者勉進學者之言使子貢喻聖人之言則知勉進
已也不喻其言則以為聖人尚不可及不能勉進
則謬矣

棟問紀裂繻為君逆女何如曰逆夫人是國之重事
使卿逆亦無妨先儒說親逆甚可笑且如秦君娶
於楚豈可越國親迎耶所謂親逆者迎於館耳文

王迎於渭亦不是出疆遠迎周國自在渭傍先儒以此遂泥於親迎之說直至謂天子須親迎况文王親迎之時乃爲公子未爲君也

貴一問齊王謂時子欲養弟子以萬鍾而使國人有所矜式孟子何故拒之曰王之意非尊孟子乃欲賂之爾故拒之

用休問温故而知新如何可以爲師曰不然只此一事可帥如此等處學者極要理會得若只指認温故知新便可爲人師則窄狹却氣象也凡看文字非只是要理會語言要識得聖賢氣象如孔子曰

盍各言爾志而由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子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觀此數句便見聖賢氣象大段不同若讀此不見得聖賢氣象他處也難見學者須要理會得聖賢氣象

嘉仲問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先生曰非是言武王之樂未盡善言當時傳舜之樂則盡善盡美傳武王之樂則未盡善耳

先生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非是三月本是音字

文勝質則史史乃周官府史胥徒之史史管文籍之官故曰史掌官書以贊治文雖多而不知其意文勝正如此也

又曰學者須要知言

同伯溫見問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如何曰不違處只是無纖毫私意一作欲有少私意便是不仁又問博施濟衆何故仁不足以盡之曰既謂之博施濟衆則無盡也堯之治非不欲四海之外皆被其澤遠近有間勢或不能及以此觀之能博施濟衆則是聖也又問孔子稱管仲如其仁何也曰但稱

其有仁之功也管仲其初事子糾所事非正春秋書公伐齊納糾稱糾而不稱子糾不當立者也不當立而事之失於初也及其敗也可以死亦可以無死與人同事而死之理也知始事之爲非而改之義也召忽之死正也管仲之不死權其宜可以無死也故仲尼稱之曰如其仁謂其有仁之功也使管仲所事子糾正而不死後雖有大功聖人豈復稱之耶若以爲聖人不觀其死不死之是非而止稱其後來之是非則甚害義理也又問如何是仁曰只是一箇公字學者問仁則常教他將公字

思量

又問鄭人來渝平曰更成也國君而輕變其平反復可罪又問終隱之世何以不相侵伐曰不相侵伐固足稱然輕欲變平是甚國君之道

又問宋穆公立與夷是否曰大不是左氏之言甚非穆公却是知人但不立公子馮是其知人處若以其子享之為知人則非也後來卒致宋亂宣公行私惠之過一作也

先生曰凡看語孟且須熟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已不可只作一場說話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已終身

儘多也

棣問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如何曰孔子退省其中心亦足以開發也又問豈非顏子見聖人之道無疑歟曰然也孔子曰一以貫之曾子便理會得遂曰唯其他門人便須辯問也

又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曰祭如在言祭祖宗祭神如神在則言祭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恭敬又問祭起於聖人制作以教人否曰非也祭先本天性如豺有祭獺有祭鷹有祭皆是天性豈有人而不如物乎聖人因而裁成禮法以教人耳又問今

人不祭高祖如何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又問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如何曰此是禮家如此說又問今士庶家不可立廟當如何也庶人祭於寢今之正廳是也凡禮以義起之可也如富家及士置一影堂亦可但祭時不可用影又問用主如何曰白屋之家不可用只用品子可矣如某家主式是殺諸侯之制也大凡影不可用祭若用影祭湏無一毫差方可若多一莖鬚便是別人

棣又問克已復禮如何是仁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始是仁處是私意如何得仁凡人湏是克盡已私後只有禮始是仁處

謝用休問入太廟每事問曰雖知亦問敬慎之至又問旅祭之名如何曰古之祭名皆有義如旅亦不可得而知

棣問如儀禮中禮制可考而信否曰信其可信如言昏禮云問名納吉納幣皆湏卜豈有問名了而又卜苟卜不吉事可已邪若此等處難信也又嘗疑卜郊亦非知果如何曰春秋却有卜郊但卜上辛不吉則當卜中辛中辛又不吉則當使用下辛

不可更卜也如魯郊三卜四卜五卜而至不郊非
禮又問三年一郊與古制如何曰古者一年之間
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
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圓丘皆人君為民之心
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國君不可一歲不
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理

用休問北郊之禮曰北郊不可廢元祐時朝廷議行
只為五月間天子不可服大裘皆以為難行不知
郊天郊地禮制自不同天是資始故凡用物皆尚
絀籍用藁秸器用陶匏服用大裘是也地則濬

安可亦用大裘當時諸公知大裘不可服不知別
用一服向日宣仁山陵呂汲公作大使某與坐說
話次呂相責云先生不可如此聖人當時不曾如
此今先生教朝廷怎生則是答曰相公見聖人不
如此處怎生聖人固不可跂及然學聖人者不可
輕易看了聖人只如今朝廷一北郊禮不能行得
又無一人道西京有程某復問一句也呂公及其
婿王某等便問北郊之禮當如何答曰朝廷不曾
來問今日豈當對諸公說邪是時蘇子瞻便據吳
天有成命之詩謂郊祀同文潞公便謂譬若祭父

毋作一處何害曰此詩冬至夏至皆歌豈不可邪
郊天地又與共祭父母不同也此是報本之祭須
各以類祭豈得同時邪

又問六天之說曰此起於讖書鄭玄之徒從而實之
甚可笑也帝者氣之主也東則謂之青帝南則謂
之赤帝西則謂之白帝北則謂之黑帝中則謂之
黃帝豈有上帝而別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禮言祀
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諸儒附此
說又問周禮之說果如何曰周禮中說祭祀便不
可考證六天之說正與今人說六子是乾坤退居

不用之時同也不知乾坤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
之四肢只是一體耳學者大惑也

又問郊天冬至當卜邪曰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此何
待卜邪又曰天與上帝之說如何曰以形體言之
謂之天以主宰言之謂之帝以功用言之謂之鬼
神以妙用言之謂之神以性情言之謂之乾

又問易言知鬼神情狀果有情狀否曰有之又問既
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又
問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氣之蒸成耳
又問既有祭則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

人不知此理纔有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出復於廟中求耶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却都不說著却只於山川外本土人身上討雨露本土人身上有雨露邪又問莫是人自興妖曰只妖亦無皆人心與之也世人只因祈禱而有雨遂指為靈驗耳豈知適然其嘗至泗州恰值大聖見及問人曰如何形狀一人曰如此一人曰如彼只此可驗其妄與妖之人皆著此也昔有朱定亦嘗來問學但非信道篤者曾在泗州守官值城中火定遂使兵士與僧伽避火身後語定曰何

不與僧伽在火中若為火所焚即是無靈驗遂可解天下之惑若火遂滅因使天下人尊敬可也此時不做事待何時邪惜乎定識不至此

貴一問日月有明容光必照曰日月之明有本故凡容光必照君子之道有本故無不及也

用休問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曰此數句最好觀子路顏淵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聖人是天地氣象

孟敦夫問莊子齊物論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耶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

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是莊子見道淺不奈胸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

伯溫問祭用祝文否曰某家自來相承不用今待用也又曰有五祀否曰不祭此全無義理解氏與道家說鬼神甚可笑道家狂妄尤甚以至說人身上耳目口鼻皆有神

同伯溫見問至大至剛以直以此三者養氣否曰不然然養氣之體如此又問養氣以義否曰然又問配義與道如何曰配道言其體配義言其用又問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如何曰知言然後可以

養氣蓋不知言無以知道也此是蒼公孫丑夫子惡乎長之問不欲言我知道故以知言養氣答之又問夜氣如何曰此只是言休息時氣清耳至平旦之氣未與事接亦清只如小兒讀書早晨便記得也又問孔子言血氣如何曰此只是大凡言血氣如禮記說南方之強是也南方人柔弱所謂強者是義理之強故君子居之北方人強悍所謂強者是血氣之強故小人居之凡人血氣須要理義勝之

又問吾不復夢見周公如何曰孔子初欲行周公之

道至於夢寐不忘及晚年不遇哲人將萎之時自謂不復夢見周公矣因此說夢便可致思思聖人與衆人之夢如何夢是何物高宗夢得說如何曰此是誠意所感故形於夢

又問金縢周公欲代武王死如何曰此只是周公之意又問有此理否曰不問有此理無此理只是周公人臣之意其辭則不可信只是本有此事後人自作文足此一篇此事與舜喜象意一般須詳看舜周公用心處尚書文顛倒處多如金縢尤不可信

高宗好賢之意與易姤卦同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杞生於最高處瓜美物生低處以杞包瓜則至尊逮下之意也既能如此自然有賢者出故有隕自天也後人遂有天祐生賢佐之說

棣問福善禍淫如何曰此自然之理善則有福淫則有禍又問天道如何曰只是理理便是天道也且如說皇天震怒終不是有人在上震怒只是理如此又問今人善惡之報如何曰幸不幸也

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言其體動靜如此智者樂所作凡運用處皆樂仁者壽以靜而壽仁可兼智而智

不可兼仁如人之身統而言之則只謂之身別而言之則有四肢

世間術數多惟地理之書最無義理祖父葬時亦用地理人尊長皆信惟先兄與某不然後來只用昭穆法或問憑何文字擇地曰只昭穆作兩字一便是書也但風順地厚處足矣某用昭穆法葬一穴既而尊長召地理人到葬處曰此是商音絕處何故如此下穴某應之曰固知是絕處且試看如何某家至今人已數倍矣

在講筵時曾說與溫公云更得范純夫在筵中尤好在溫公彼時一言亦失却道他見修史自有門路某應之曰不問有無門路但筵中須得他溫公問何故某曰自度少溫潤之氣純夫色溫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道人主之意後來遂除侍講

用休問井田今可行否曰豈有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著得許多便生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理

嘉仲問封建可行否曰封建之法本出於不得已柳子厚有論亦窺測得分數秦法固不善亦有不可

變者罷侯置守是也

伯溫問夢帝與我九齡曰與齡之說不可信安有壽數而與人移易之理棣問孔子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如何曰於理有之

陳貴一問人之壽數可以力移否曰蓋有之棣問如今人有養形者是否曰然但甚難世間有三件事至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為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功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為耳故關朗有周能過歷秦止二世之說誠有此理

棣問孔孟言性不同如何曰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故孟子曰是豈人之情也哉至於不能順其情而悖天理則流而至於惡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若順也又問才出於氣否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稟得至清之氣生者為聖人稟得至濁之氣生者為愚人如韓愈所言公都子所問之人是也然此論生知之聖人若夫學而知之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所謂堯舜性之是生知也湯武反之是

學而知也孔子所言上知下愚不移亦無不移之理所以不移只有二自暴自棄是也又問如何是才曰如材植是也譬如木曲直者性也可以為輪轅可以為梁棟可以為榱桷者才也今人說有才乃是言才之美者也才乃人資質循性脩之雖至惡可勝而為善又問性如何曰性即理也所謂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又問佛說性如何曰佛亦是說本

善只不合將才做緣習又問說死生如何曰譬如水漚亦有些意思又問佛言生死輪迴果否曰此事說有說無皆難須自見得聖人只一句盡斷了故對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佛亦是西方賢者方外山林之士但為愛憎持入說利害其實為利耳其學譬如以管窺天謂他不見天不得只是不廣大

問喪止於三年何義曰歲一周則天道一變人心亦隨以變惟人子孝於親至此猶未忘故必至於再變猶未忘又繼之以一時

伯溫問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如何曰
盡其心者我自盡其心能盡心則自然知性知天
矣如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以序言之不得不然
其實只能窮理便盡性至命也又問事天曰奉順
之之粹無而已

富公嘗語先生曰先生最天下閑人曰某做不得天
下閑人相公將誰作天下最忙人曰先生試爲我
言之曰禪伯是也曰禪伯行住坐卧無不在道何
謂最忙曰相公所言乃忙也今市井賈販人至夜
亦息若禪伯之心何時休息

先生嘗與一官員一僧同會一官員說條貫既退先
生問僧曰曉之否邪僧曰吾釋子不知條貫曰賢
將竟一作三界外事邪天下豈有二理

貴一問興於詩如何曰古人自小諷誦如今人謳唱
自然善心生而興起今人不同雖老師宿儒不知
詩也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此乃爲伯魚而言蓋恐
其未能盡治家之道爾欲治國治天下須先從脩
身齊家來不然則猶正墻面而立

或問伯夷叔齊不念舊惡如何曰觀其清處其衣冠
不正便望望然去之可謂隘矣疑若有惡矣然却

能不念舊惡故孔子特發明其情武王伐紂伯夷
只知君臣之分不可不知武王順天命誅獨夫也
問武王果殺紂否曰武王不曾殺紂人只見洪範
有殺紂字爾武王伐紂而紂自殺亦湏言殺紂也
向使紂曾殺帝乙則武王却湏殺紂也石曼卿有
詩言伯夷恥居湯武干戈地來死唐虞揖讓墟亦
有是理首陽乃在河中府虞鄉也問不食周粟如
何曰不食祿耳

用休問陳文子之清令尹子文之忠使聖人爲之則
是仁否曰不然聖人爲之亦只是清忠

鄉黨分明畫出一箇聖人出降一等是自堂而出降
階當此時放氣不屏故逞顏色復其位復班位之
序過位是過君之虛位享禮有容色此享燕賓客
之時有容色者蓋一在於莊則情不通也私覲則
又和悅矣皆孔子爲大夫出入起居之節緇衣羔
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各有用不必云緇衣是朝
服素衣是喪服黃衣是蜡服麕是鹿兒齊必有明
衣布欲其潔明衣如今涼衫之類緇衣明衣皆惡
其文之著而爲之也非帷裳必殺帷裳固不殺矣
其他衣裳亦殺也吉月必朝服而朝者子在魯致

仕時月朔朝也鄉人儺古人以驅厲氣亦有此理
天地有厲氣 至誠作威嚴以驅之式凶服負版
蓋在車

居敬則自然簡居簡而行簡則似乎簡矣然乃所以
不簡蓋先有心於簡則多却一簡矣居敬則心中
無物是乃簡也

仁者先難而後獲何如曰有爲而作皆先獲也如利
仁是也古人惟知爲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

又問述而不作如何曰此聖人不得位止能述而已
公山弗擾佛肸召子欲往者聖人以天下無不可與

有爲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終不往
者知其必不能故也子路遂引親於其身爲不善
爲問孔子以堅白匏瓜爲對繫而不食者匏瓜繫
而不爲用之物不食不用之義也匏瓜亦不食之
物故因此取義也

唐棣之華乃千葉郁李本不偏反喻如兄弟今乃偏
反則喻兄弟相失也兄弟相失豈不爾思但居處
相遠耳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蓋言權實
不相遠爾權之爲義猶稱錘也能用權乃知道亦
不可言權便是道也自漢以下更無人識權字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正中庸所謂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凡人作事皆不知惟聖人作事無不知

或問善人之爲邦如何可勝殘去殺曰只是能使人不爲不善善人不踐迹亦不入於室之人也不踐迹是不踐已前爲惡之迹然未入道也

又問王者必世而後仁何如曰三十曰壯有室之時父子相繼爲一世王者之效則速矣又問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曰教民戰至七年則可以

即戎矣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爲乃有益

問小畜曰小畜是所畜小及所畜雖又而少皆小畜也不必專言君畜臣臣畜君

問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曰大德是大處小德是小處出入如可以取可以無取之類是也又問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是出入之事否曰亦是也然不信乃所以爲信不果乃所以爲果

范文甫將赴河清尉問到官三日例須謁廟如何曰正者謁之如社稷及先聖是也其他古先賢哲亦

當謁之又問城隍當謁否曰城隍不與土地之神社稷而已何得更更有土地邪又問只恐駭衆爾曰唐狄仁傑廢江浙間淫祠千七百處所存惟吳太伯伍子胥二廟爾今人做不得以謂時不同是誠不然只是無狄仁傑耳當時子胥廟存之亦無謂暢中伯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曰西郊陰所凡雨須陽倡乃成陰倡則不成矣今雲過西則雨過東則否是其義也所謂尚往者陰自西而往不待陽矣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學者看一部論語見聖人所以與弟子許多議論而無所得是不易得也讀書雖多亦奚以爲

子文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曰不可使知之者非民不足與知也不能使之知爾

或問諸葛孔明亦無足取大凡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則君子不爲亮殺戮甚多也先生曰不然所謂殺一不辜非此之謂亮以天下之命誅天下之賊雖多何害

同伯溫見先生先生曰從來覺有所得否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

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伯溫問如何可以自得曰思思曰睿睿作聖湏是於思慮間得之大抵只是一箇明理棣問學者見得這道理後篤信力行時亦有見否曰見亦不一果有所見後和信也不要矣又問莫是旣見道理皆是當然否曰然凡理之所在東便是東西便是西何待信凡言信只是爲彼不信故見此是信爾孟子於四端不言信亦可見矣

伯溫又問孟子言心性天只是一理否曰然自理言之謂之天自稟受言之謂之性自存諸人言之謂之心又問凡運用處是心否曰是意也棣問意是心之所發否曰有心而後有意又問孟子言心出入無時如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是據操舍言之伯溫又問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

河南程氏遺書第二十二上

